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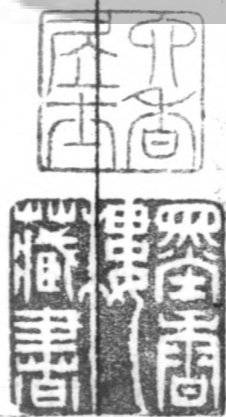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亦為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字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



五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
東雅堂

其性者哉性下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

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

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

猶為近之諸本而語勢已微外矣若曰吾所聞

都無來歷不成立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

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

道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乎望

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

西數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

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曰為我謝曰明天子

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郢

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頓

也頓時為山南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

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其祿足

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

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

刺史亦榮矣有丈上或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

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

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

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

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

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

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

縣下或有復出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

縣字皆非是

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于公

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

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而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

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

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

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

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

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摠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任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絲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

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或之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或百下有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人皆謂童子耳曹謂兵曹參軍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

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

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

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

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

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

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

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

以比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

也人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

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號蒲洛羣

併訛吏為縣或作訶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

其失遠矣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

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於少

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

禮焉禮上或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

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

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

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

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

義不當有出字也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為四門博士

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

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

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

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而是

或作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

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

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其周遊天下凡

有行必請於摺紳先生以求咏訶其所志或訶

作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

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

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

或無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

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

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

焉事為或作禮樂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

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

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以上或有天地之所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
 所以流而語之作江河或不當又為浮屠之說
 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
 食粒或穀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
或作過於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
 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
 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
 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字夫
 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
 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或脫
免作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
 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失不能
 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

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或不為上或無而字為下

或作溺告人余延重柳請或作詩又嘉浮屠

能喜文辭於是乎言其詞自恨大不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

太常少卿楊憑為御史中丞湖

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為觀察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

為多賢嘗或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

崔羣有馬字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

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與之處者非其類雖

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

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

或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

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

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愈日侍言於門

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有問湖南

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

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

詔為邑於陽山

貞元十九年十二月

然後得

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

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

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

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

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

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下即

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

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

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

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

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

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

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

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心也下謂我為邑

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

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

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

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

士公時為四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或生博士

與博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

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或不

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

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道於湖南

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

為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堅為民堅又賢也湖

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

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

服楊公之令楊或作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

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

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若史可信史或堅歸

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已或無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山而作

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之字獨衡為宗衡下

山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

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

而益駛而益五字非

而益駛而益五字非

而益駛而益五字非

而益駛而益五字非

而益駛而益五字非

而益駛而益五字非

是駛或作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柳之為

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禮測如周

深之測或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

州下或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字必蛇蟪扶

輿磅礪而鬱積選虬龍騰驤以蛇蟪蛇蟪也

扶輿猶靡磅礪莊子將磅礪萬物以為一注

磅礪猶混同也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

切又音善磅當音磅音薄中州清淑之氣蛇蟪扶輿磅礪而鬱積上鬱

而或無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

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

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意

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

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

邪學或教廖師柳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

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

或有感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

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

吾少時讀醉鄉記

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

伶酒德頌合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

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

年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

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猶未能平其心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或作不若顏氏子

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

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

逃邪何下或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為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

疑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

建中有廷上或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

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思識

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

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

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

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

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

鐘待撞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

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

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吾道於衡潭以

今年秋見孟氏子瑒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

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

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矣或作也

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

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

益余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

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况其請之煩

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

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

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

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

潭州見陳彤於揚湖送彤舉進士

貞元十九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

彤後以元和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顧然其長音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父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

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為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

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離正乃剛去此一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脉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獨遺此字豈亦不嘗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余下一作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

一七九 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一 東雅堂

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

如志者志上或有其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王或作填不其姑可不辭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為字大

字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

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

谷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從閣本

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蓋子夏

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或荀卿之

書卿下或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

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

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

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

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太原王填示

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

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
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
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
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
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
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於知道
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
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

和集一卷諸本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

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

南觀察使荆即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

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

音淡薄之語非是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

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

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

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

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統

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朗常侍楊公領湖

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德刑之政並

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

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

字與韋布里閭焦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

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信所謂材

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

而和之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或在

作有宜乎施之樂章紀諸用書從事曰子之

言是也告於公均謂裴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

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

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

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愈嘗與偕朝元年六

陵安得有偕朝道語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

國子博士為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

二月濟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年正月

德宗崩以藩為告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

進益恭或里或作累及郊司徒公紅帑首鞞袴

握刀左右雜佩本帑或作帕鞞或作鞞方从杭

左字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佩矣不應今按若如方

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今按若如方

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杭本

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

則一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

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雜佩許戈

切弓鞞服鞞說文鞞或作在閣杭蜀苑作張

衣也曰交鞞二鞞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

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况鞞丑亮切矢

插房左傳抽矢納也俯立迎道左道方从閣杭本

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

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

命卒不得辭卒上或苑粹無之如是一句方

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

東嚮若至館如此即常禮不足言唯在府

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上堂即客

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為是上堂即客

階坐必東向階下亦一本復出即客二字云文

不知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愈曰國家失

太平於余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東雅堂

東雅堂

窮六十其將復平洵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

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

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

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

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

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

字即又不成文理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

定作平仍屬下句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

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

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

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

不拜于門或無複出東都字大其為人佐甚

忠州佐謂為幽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

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韓退之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東吳徐氏
剡梓家塾

不我于門夫士為非士大夫其論入世書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送區用序

自南歐洪謂區用即區弘考其始送區用序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陸有丘陵之

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倅劍

戟舟上下失勢江上或有水有破碎淪溺者

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篁竹之閒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

竹田之申顏曰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

言語不通本語或作說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為

宇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

從之士無所為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

歲矣貞元二十年公照有區生者誓言相好

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

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

足音是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况如斯人

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非是其入吾室聞

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欣然

下或有以字於或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

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

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

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歲

之初吉或作告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

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

送張道士序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

送張道士序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

且太重當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似

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間朝廷將治東方

貢賦之不如法者諸方下或有三獻書不報長

捐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

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

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

害劔鋒白差差白或作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為

國管羗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

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

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

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

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

或从閣杭寧當不竣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

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

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

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伊水

在彼高北若前兩處乃可作伊耳處不可作伊

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荷水

學作兮莊子猶為人荷亦是此類故說文荷水

部無之但因伐檀連漪淪漪故俗遂加水未

可知今上文既作高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

矣為荷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

勵前操富貴非公誰程人克精書字宜閑鳥

善險送高閑上人序贊高寧僧傳云閑鳥

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

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

治天下養叔治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庖

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

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病越人晉昭

公時僚之於丸莊子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弈

孟子奕秋通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樂之

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徒或作

皆不造其室不啻其哉者也哉。齊音劑往時

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郡人時或不治他伎

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

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文苑作

焉草書不平監本作干觀於物見山水崖谷

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

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

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

倪或無猶是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

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

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

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今閑師

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抗歐謝

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

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是其為心必泊然無

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下方从抗

是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或

作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

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

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

段正文謂此一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或善

已見閣本作喜。今按善幻說閑如通其術則

吾不能知矣皆閑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用意

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羸郭注云內足者神

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

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

。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

高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

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也

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一作殷侑員外使回鶻

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

鶻可汗驕甚侑不為屈虜責其

倨侑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

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

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

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

以序為正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閣杭無萬不

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杭本無於時

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眷

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

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

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

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

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術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抗本無命朝之大夫莫

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元和十五年

子公為太殷大夫或作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

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

為旬絕三省息暫反省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

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

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

言三省不知入直為何所以丁寧顧婢子語刺

上下文考之朱說為長刺不能休樊澤之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切

當以戾為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謔

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
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下或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

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一

為詩以道其行云蘇軾果不其賦公吳昧

不真映送楊少尹序一無傳藝文源二字新舊史

五今于外萬有真元五年第進士一箭取遠城之

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

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

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為木

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意

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

慶中公為吏部侍郎時作

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

漢書作疏。今按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

疏正字疎俗體也

門外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公

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疏

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車數百兩

飲黥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

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

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

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

能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

深以高文為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字亦白

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

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方及上或

或作豈其異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

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

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

賢以否通以與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

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不落

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

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

閣杭本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不絕其

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

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

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中世士大夫

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楊侯始冠

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今之歸指其

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

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

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

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閣

無在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也事見戰國策卞和

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卓犖瓌怪之士或怪

奇作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

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

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

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

源為節度行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有下或

字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

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從閣枕蜀苑作聲云

晉范啓謂孫綽天台賦曰恐此金石非中

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為尚公進平淮西表曰

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

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

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

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

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

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

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

贈之

一百七元 日四冬六十一 更雅堂 信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

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

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

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

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公以

詩及序送之詩

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

貞元十二年七月以

董晉鎮宣武

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府或作父

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

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
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薨軍亂軍司

馬從事皆死

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

等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

日或作由仁鈞

其

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

都省

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

侍御自

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

亦

此或無亦此二字

留作收皆非是 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

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

獨存

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

其外則李氏

父子相與為四人

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

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已卯至元和庚寅才十
 二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
 乎歲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
 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成或盛
 李生温然為君子李上有詩八百篇傳詠
 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
 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拉李生退未嘗不發媿
 也或無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
 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
 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
 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

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考之却當作在也 祿不足以
 養下或有 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
 得已也已或 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
 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

或有赴河陽參謀字洪字謀

濟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

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

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

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

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
 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
 六月卒於是
 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

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

是歲六七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

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瀍穀之間

嵩邱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瀍水書云瀍水東是也後改名瀍冬一

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人與

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

應事辭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

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

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

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

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大夫曰

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

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或

為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

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

諸道兵討之地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

寶元年夏名鎮農不耕收蜀本財粟殫亡

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閣抗本作師。今按

饋謂漕運也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閣杭先生

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十日以授使者求先生

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

朋友閣杭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

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載書冊問道所由

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

或有筵於二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

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

决去就為先生別真閣作其非是方从閣杭

字。今按此閣杭本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又

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从之誤矣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

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

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諂或作諱又祝曰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閣本

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

有祗字或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
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
為之序云退或作遣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温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

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為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

多天下多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

邪有能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

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

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

字雖下閣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

能深藏而不市者恃或作懷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

生石洪也其南涯曰温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

盧仝詩所謂水北山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

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

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

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

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

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

守鄭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政

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作諮或

處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

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

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

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

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

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外二字或愈縻於茲

不能自引去或無貧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

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本生

既至或無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

天下賀其或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

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

意而序之或作

意而平送鄭尚書序

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

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二

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四

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

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

閣杭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

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

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

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帕

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帥守屏必郢

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

再有下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

事諮而後行諮或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

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

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

一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颿或作飄漫瀾不

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黨機毒

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

蟻雜不可爬梳把或作把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

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

也。薶音維。切。獮音維。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

若乾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或作州林邑扶

南真臘于陀利之屬乾浮羅國流求國毛人

南國真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云林邑國扶

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

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乾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

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胡或作夷舶交海中

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

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

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

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

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鄭公嘗以節鎮

襄陽膏或作常元和十一年七又帥滄景德

棣十三四年四月權為德州使歷河南尹華州刺

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皆有功德可稱道入

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

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工部侍郎尚書長慶

郎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

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

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語權

今按通監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

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

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

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

也初上或無以字

出願罪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食

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

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

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

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

治字當乙安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宜選才幹之士

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

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審至則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審也

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

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

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

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

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為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

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

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字其或作

有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

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

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

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

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

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

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

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其冬來朝

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

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

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

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

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大臣方持其

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

事大抵與公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

望哺有司常儆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

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

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而

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

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

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

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

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

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

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

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
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

鄭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

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秘

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

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

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

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

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

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
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

校理士下或字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

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

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

以宰相張說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

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

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

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

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為授

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
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

其勸耳矣家下或有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

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

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

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國

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

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

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

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

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

是知名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

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

切之石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

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

何如耳或無耳字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

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

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求告來寧涵以元和四

年寧親東都時餘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

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

司下或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

有郎字定鼎所定也即成王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

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注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才子富文華

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作和

鳥呀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

翔寥廓親交或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

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

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

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歷考功

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

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

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

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

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

四梅溪五流孟渠六盤石磴七

桃塢八竹嵩九琵琶臺十胡盧

召十一一繡衣石塌十二上士瓶

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

之盛山縣武德

元盛山改為開州

其謂而法之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

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

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

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閣抗

字以下句偶之非是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

不利不下或有得字

哉謂哉上或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
 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又妙能為
 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
 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
 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
 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
 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
 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
 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上巖石追

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令
 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

以屬胸臆也胸臆說文蟲名漢中有胸臆縣

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蠹唐韻音蠹閩劉禹
 錫音屈忍漢書胸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胸

也地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下文只
 十人而時集闕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

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
 元和十年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
 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
 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厚字元和十五年
 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

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昨書洪和

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積為

平章事同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

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

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

忠州文也澤之云景儉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

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

中觀察使長慶元温司馬為起居舍人温造

武陵司馬今諸本皆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

其名云元司馬名植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
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温司馬造方以
閣杭本并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
側書積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
名今考嚴謂嚴暮時為秘書監樂天集有制
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
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温造自朗於是盛山
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開文也
十二詩與其和者山下或大行於時聯為大
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
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閣本無此篇洪慶善

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

杭蜀本為正。今按張本多可
 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興祖
 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
 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
 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
 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
 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
 不能詩則曰倚撫糞壤間孟郊
 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爍樊宗師
 語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
 矣不應譏誚輕薄如之甚也
 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
 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
 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
 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
 嘗見唐人所謂邪予同年李道
 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
 范陽人彌明衡山島本浮屠

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
 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
 述退之之語亦必有其人矣聯
 句若以為公作則若出一口矣
 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
 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
 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
 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
 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自衡下來作下或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
 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師知下
 張本作劉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或無夜字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

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賈傳

如椎高結語原此也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

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

中又作楚語也然則當喜視之若無人彌

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

詩能與我賦此乎能詩二字非是劉往見衡

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解輔

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無

上方解張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見其老頗

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

題其首兩句張無說字次傳於喜喜踊躍即

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道士啞然笑

曰啞鳥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

牆坐或作杭蜀本作抽倚謂劉曰吾不解世俗

書子為我書有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因高

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

二六四

昌黎先生

東雅堂

共

不似張本作似非詩者有似譏喜二子相顧

慙駭作二子張人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

喜思益苦或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

吻或欲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將下復止

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

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

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

當作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忌之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

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

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

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

文粹無益忌至譏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

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

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為蓋而一本

併無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

復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

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

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

自以為然讀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
 或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
 作道士奮曰。奮下或有髯字。或有目字。或不。
 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
 汝就之。與汝就之。五字。吾即又唱出四十字。
 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
 乎。二子齊應曰。就矣。是訖使方作止。即下讀。
 字。張本作之。屬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
 上句方無不字。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
 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
 或有之字。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
 耳。或作矣。

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

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吾閉口矣。二子。

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不敢他有問也。

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

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無方

敢問解何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累問不應。

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

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斯須。

曙。鼓動。蓐蓐。音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

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方無驚字

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僮奴天且明道士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

覓無有也張無到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

失者聞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

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書

石鼎聯句詩此或無題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服師直柄未當權塞

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外

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服師在冷足自安方从

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遭焚意彌貞喜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明彌大似烈士膽圓

如戰馬纓服師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乎喜秋

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明彌一塊元氣閉細泉

幽竇傾服師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

洪鑪然益見小器盈明彌睨睨無刃迹莊子

繹繳之中注團團類天成服師遙疑龜負圖出

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上為孤髻撐

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或訝短尾

銚又似無足鐙服師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

喜何當出灰炮徐也無計離鉞罌彌陋質荷

斟酌狹中愧提擎服師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

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徒示堅重

性示或不過升合盛服師。過或作合或傍

似廢轂仰傍或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

微作蒼蠅鳴彌以茲翻溢愆以茲或實負任

使誠服師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凉并彌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

呈喜諸本此下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服師

。鏗鏗丘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

古不為手所撻除庚切博雅曰撻也淮南子

也平上聲洪本一作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也

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

軒轅高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

香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誚如是之

其列仙傳又有彌明聲音之應亦豈公自謂耶

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

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

七七

東雅堂

東雅堂

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十一諸本或作十九年十月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以此九月方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為誤耳今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為誤耳

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況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感橫義高能得士心字或有因取表而出之

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當秦氏之敗亂

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

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

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

遑閣杭無其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

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皆非閣杭作

跽陳辭而薦酒寬髮髯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古今

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

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

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

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

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

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

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

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袞以文

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

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

禮呂汲公本如此方從閣杭苑粹辭進下屬

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
 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
 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
 鄉縣作縣鄉則尚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
 與之疑或作如字而之下當有俱字或時未幾
 皆化翕然起為新傳作仕非是按衮傳建中初
 衮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
 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
 與內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
 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
 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
 因廉使李邨公錡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
 為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其兄藻

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以中宗神
 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建中貞元閒
 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閒
 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
 詹之稱於江南也又下或有貞元三年余始
 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
 或云當并出則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
 聞二字亦有理
 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
 處不見詹父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
 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

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
 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
 方容貌嶷嶷然音嶷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
 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
 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
 師公為徐州推官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
 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
監字監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
 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

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以或其心將以

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

有復出將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

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

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

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

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或傳

之說或作之誌故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

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

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作其求仕與友今遠違

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

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

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

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

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

妨孔或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在側與

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冤冤流行祀祭

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

作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

難忘哉下或無兮字難忘

美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

其志同年劉伉姓名僅古文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

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

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

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

一作君字以吾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
 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凡愈之為
 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
 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
 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雖然下或有苟愛
義八字入字下又或有則進知愈之為古文
於歐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
 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
 與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
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即不成文

矣理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
 也一也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而獨孤申叔哀辭申叔字子重二年二十
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
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
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
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
之公嘗與崔羣書天好惡之
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
論也伯夷
 而獲寓其間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
 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
怒下或有邪字居

或作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

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抑蒼茫無端

而斲寓其間邪寓下或死者無知吾為子慟

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

或無自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

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烏虓遠矣

何日而忘烏虓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為崔侍御作晁本篇首

陵崔翹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

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

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

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

人為文崔侍御名翹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避

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

顧之如或作作無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

明峻或俊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

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可而於後八年君從

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

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留守無事多君子

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

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

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

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終日以

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

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

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福赫赫有

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

直死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上懷主人

主或作王非是內閔其私閔或作閔或進退之難君

處之宜居非是既釋于囚今狐運為東京牙

會盜劫輸納於洛北運適改近郊亞意其為

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

員等員由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

此知名此知名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

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

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

毒之懷六年以并經一作孰云孝子而殞厥靈

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

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柳

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以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錄云祭李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丁故郴州李使君

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

云云使君員外三兄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

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

當貞元之癸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惕

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什

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於或言莫交

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既不賈而奚售哀

窮遐之無徒還或作荒窮遐或挈百憂以自

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疲接雄詞於

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苞黃甘而致貽獲

紙筆之雙賀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投以魚

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之短韻韻即公義魚十八媿韜瑕而舉秀埃新

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柳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

順宗赦徙椽江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

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耐作以一航北

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

管啾而並奏賦啾或作啾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

知脫窮愁於往陋作窮或寃輟行謀於俄頃見秋

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一降猶低迴以宿留音上

考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念睽離之在期謂

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

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示茲誠之不謬或授

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作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

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

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承或

於一見明旌之低昂字明諸本作銘此从閣本

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

災樞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撓或作

撓从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陵一作

皆非是

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

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

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

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而莫敢祭薛助教文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

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

志石本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

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是本作河

東薛君亡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

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

得相因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

來門來或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

吾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貞元時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更

承宣邢用等六人者皆與張貞

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本文苑作元和十年

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

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度

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

邢用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

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

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

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

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

家之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

子今者或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

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

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

因託嗣於宗託嗣或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

其降正論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嗣高祭河南張員外文貞元十九年冬公

出南方為今明年順宗即位俱

徒江陵故几道塗經涉唱和契

閣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

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

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

或無守太子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

同詔並時營其時注時立也亦作時君德渾

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狂

音意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

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

以尹廳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

虐風饕顛於馬下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顛於

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虐訛自此也

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我泗君眺夜息南山

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趾項或作洞庭

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飖呼回中作霹靂追

程盲進颿船箭激或颿或作帆南上湘水屈氏

所沈上或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

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

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

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或遽或作徧復枕臂欹眠

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

我驂去蒙驢子音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

往來寅其徵寅或作寅緣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

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

獸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葛魯卿云驂不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

而有憑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

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

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孟首余出嶺中君埃

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州下借掾江陵非余望者

彬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選

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蠅毛不

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

夢得詩罰籌長樹纛是也○今按令章謂酒

令違令則以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

籌記其罰也雲或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大或作

詩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有鹿魚鈎登大鮎怒

頰豕狗狗豕或作狗非是或云變盤炙酒羣奴

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下馬伏

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

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相見京師過願之

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

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

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

河淮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

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闊死休生生闊死休然非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

引章訐奪或作奮許方作許奪。今按奪謂

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阿即權臣不愛南昌

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明條謹獄氓獠

戶歌音老獠用遷澧浦為人受瘥澧署自虔州改

徵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洪州

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

民留牒不肯從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

以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

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

置使南余辱司馬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

討淮蔡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

都統使將出討野望君傷懷望君或作

學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定居非是

有隕如馮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爰及祖

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

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从舊本作事

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又恐或是序字

二丹方

以似而誤然無所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
據不敢輒改也
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必公

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

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

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

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

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

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

誠也薛嘗劾浮屠鑿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

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

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

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

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
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憇
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又知
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
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
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

文苑作元和九年
晁本月日下具給
事部侍郎張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
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

五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

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

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

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

至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

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

時法言比古經比必一作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

又驅馳朋執僂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

室檐諸本多作旣舊本多作檐公秋懷詩用
旣字按後漢明帝紀生無檐石之儲檐字

本此郭璞方言注甌石之儲實用甌字前漢
崩通揚雄傳皆只作僭貨殖傳醬干僭顏曰
僭人僭之也一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
僭兩嬰丁濫切

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
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

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晁本第一首題作
祭湖神文第二首

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
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

不立題皆元和
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

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

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

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

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

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

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狃弊 狃一作損
糈先旅

狃又音所
狃舍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

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

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

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服脩注云

按若作時則脩當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

以穫也或無是以穫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

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

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

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刺史失所職

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

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

惠以福也割割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

忽麥切鬪力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上口

或有而字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

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

作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

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

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

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

神下或再出爾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

饗或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

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惟神之思夙夜不敢

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

羞一作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

作鑿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

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

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庠于人作庶或

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

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所衍衍是神之庠

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

潔以祀神其鑿之尚饗鑿之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

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

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

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音聲以養以樂
 今歲春木旱雷雨風火乘災各寧邦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新茲土以茲其人
 辭羊日甘願惟博也轉愈斯以素酒燕蓋之
 繁以野軒其鑿之山野
 亦于介由深不即受其賦
 官阻置立室宇備其州器負身以都新雨

東吳徐氏
 効梓家範

